

邊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中國故事」中的中國少數民族論述

鄧力恆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2008年北京奧運會及殘奧會期間,在北京鳥 巢國家體育館及水立方北面的奧林匹克森林公園 舉行了一個名爲「中國故事」——以非物質文化 遺產爲題的展覽。「中國故事」由30個不同地方 省市負責的「祥雲小屋」展出了當地申報的非物 質文化遺產。

在「中國故事」展覽的其中一日,一個小朋友和他的家長來到筆者工作的香港小屋。顯然他之前已經到訪過其他小屋,在和他父母的對話之中得知,他們把香港小屋和其他小屋比較,並發現兩者有不同之處,於是他向香港小屋的講解員問了一個問題:「香港有什麼少數民族?」香港小屋的講解員們面面相覷,不知道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最後其中一個講解員回答沒有,小朋友現出一個難以置信的表情,失落地離去。

這件事反映出一個有趣的事實,在「中國故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官方論述之中,少數民族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從表一可以看到,在30個祥雲小屋之中,其中10個的展示主題都和少數民族有關,分別是貴州的少數族裔服飾、寧夏的回鄉風韻、廣西的壯鄉歌海、西藏的格薩爾說唱與唐卡、新彊的維吾爾木卡姆、遼寧的滿族風俗、吉林的森林文化和民族風情、四川的羌族文化、青海的昆山美玉、藏藝三絕和內蒙古的草原風光,而其他的小屋,如海南和雲南,亦展出不少和少數民族相關的展品。

從這一數據可以看到三分之一以上的展出省 市都以當地的少數民族爲題材申報非物質文化遺 產,佔中國人口約十分之一的少數民族在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表述之中扮演了一個遠超過其人口比 例的角色。

本文基於筆者在北京奧運會及殘奧會期間, 在各祥雲小屋觀察「中國故事」中的中國少數 民族論述,討論在國家的族羣及文化遺產話語之中,作爲邊緣的少數民族如何成爲非物質文化遺產表述的重要部份。本文分爲兩部份,第一部份是以寧夏小屋爲個案來看「中國故事」展覽之中國家如何表述少數民族,第二部份將探討在這種表述背後的意義,最後以筆者的觀點作結。

寧夏小屋的展覽

坐上温暖的土坑,一曲口弦,看一看端莊的回族服飾表演,置身回鄉。

上述正正是寧夏小屋門外寫著的官方介紹。 可以看到寧夏小屋以「回鄉風韻」爲展示主題, 展出寧夏省中和回族文化相關的多姿多彩的非物 質文化遺產。

寧夏小屋(圖九)既然以「回鄉風韻」爲題,一切的佈置、展品、工作人員服飾等都刻意形成一種回鄉的感覺。小屋的內部佈置成一個回族民居,全屋以沙漠的黃色爲主色,小屋內更掛有綠色的清真寺外形的裝飾品,抬頭則可以看到像回族毛毯一樣的佈置,更有一個回教清真寺的圖像。小屋所有的工作人員一概穿上回族的傳統服裝,男的都穿上白色或寶藍色的衣服,戴一頂回族帽子,女的則各自穿上粉藍、鮮紅、粉白、粉綠等不同色彩的鮮艷衣服,加上不同顏色的回族頭巾。這些室內的佈置及工作人員的服飾都是務求來訪的參觀者都得到一種暫時離開北京,到達回族他鄉的感覺。

寧夏小屋的展品可以說相當豐富,在國家 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非物質文化遺產分爲 10個主要類別(分別是民間文學、雜技與競技、 民俗、傳統醫藥、民間音樂、傳統戲劇、手工技





藝、民間美術、民間舞蹈及曲藝),寧夏小屋的 展覽已包含了當中五個類別,包括傳統醫藥、民 間音樂、手工技藝、民間舞蹈及曲藝,可以看出 當地對是次展覽的重視。

寧夏小屋的展覽可分爲靜態及動態的展示, 其靜態展示以回族的工藝品爲主。小屋入口的左邊 是一個佈置得像回族民居客廳的展區。講解員(在 寧夏小屋爲我講解的是一位年約四十歲的男性。) 告訴我,這是爲了把「回族民居生活再現」。那個 展區的地上放了一張做禮拜時用的地毯,上面除了 放了一個禮拜用的鐘外,還放滿了各式各樣的回族 工藝品,包括有手繡的鞋底、瓷器湯瓶、回族小帽 等。據講解員介紹,這些工藝品都是國家首批非物 質文化遺產的重點申報項目,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 中的手工技藝類別。

介紹過這些回族家庭的工藝品後,講解員隨即詳細介紹這個展覽區的兩個重點展品:阿拉伯文的書法及殘障人士的剪紙。他先介紹掛在牆上的三幅阿拉伯文書法,說這可以加強對「寧夏文化和阿拉伯文化融合的瞭解,透過牆上的阿拉伯書法及一旁的裝飾可以原汁原味地再現回族的生活」。他隨後介紹掛在另一面牆上的六張剪紙作品,他說「這是這次殘奧會參賽的作品,是我們殘障人的剪紙作品,這是我們寧夏在國際上拿到金獎的剪紙作品」。

筆者欣賞了剪紙、書法、及在一旁的回族繩結後,一旁響起了樂聲,原來是民間藝人開始表演。講解員介紹說他表演的是一種回族的樂器,名爲「泥哇鳴」,是回族的一種民間音樂。他說這種樂器的特色是會發出清脆的哇鳴聲,並因此得名。這個叫「泥哇鳴」的樂器上面有著精美的民族藝術圖案,及刻有阿拉伯文書法,可以說是一種民間音樂表演和手工藝的結合,反映了國家非物質文化的傳承。

表演過「泥哇鳴」後,民間藝人拿起了在一 旁的一種小小的樂器,講解員介紹「這是一種非 常有特色的樂器,這是一種金屬做的口弦,這種 口弦的結構很簡單,但是要彈出優美的旋律,沒 有十年的功夫都達不到。這個是世界公認最小的 樂器」。 經過一番有關回族民間音樂的介紹及動態表演後,講解員帶領參觀者到另一邊介紹另一組展品:回族的傳統服飾。根據講解員介紹,這些都是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代遺產的傳承項目。第一件服飾是新娘結婚時用的紅色禮服,再配以回族用的針包。第二件服飾則是新郎結婚時用的黑底圖案的禮服。旁邊的則是兩件全人手造的馬甲,講解員指向其中一件金色的馬甲告訴參觀者,此展品需要三個月的時間才可以弄成。最後在一旁的是兩件節日穿戴的衣服。

而在傳統服飾對面的是一系列的圖片展覽, 主要是有關當地的山水景色,包括銀川市的自 然景觀及當地的歷史文化資源,如西夏的金字 塔等。這些的介紹與其說是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有 關,不如說是一種旅遊的推廣,反映出當地文化 局借此推動當地旅遊的決心。

走過靜態的圖片展示區,就到了在出口旁的動態表演區,在筆者參觀期間有兩個民間藝人在表演。第一個民間藝人示範的是名爲「湯瓶八診」的回族傳統治療手法,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傳統醫藥類別。「湯瓶八診」是指頭診、耳診、面診、手診、腳診、骨診、脈診及氣診八種手法。根據《中國故事》報的介紹,這是一種起源於中東波斯穆斯林的療法,主要是通過手與腳的推、捏、壓、刮來治病的手法。¹爲了方便展覽,當地藝人只示範了通過手與腳按摩的治療方法,並讓參觀者親身感受按摩的手法以瞭解這種傳統醫學的療效;參觀者亦可透過觀看在一旁展出的醫療用具加強對「湯瓶八診」的瞭解。

另一個寧夏小屋的動態表現是名爲「山花兒」的山地民歌表演,是爲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曲藝項目。筆者參觀當天,表演者是一位有19年唱山花兒經驗的男性民間藝人,他先清唱三首自己創作的山地民歌。其中講解員最爲推介的是一首在早上唱的,有關農家每日早上發生的事的民歌,內容是一個人扮演農家早上出現的各種動物,例如羊、雞、牛等,民間藝人唯妙唯肖的表演得到了觀眾熱烈的掌聲。表演節目到最後是一個和觀眾互動的環節,民間藝人請三位觀眾到台上學習唱山歌的技巧,參與表演。表演爲時約五





分鐘才正式完結。

上述的動態表演是筆者參觀當天看到的活動,據《中國故事》報的介紹,寧夏小屋還有其他表演,例如《銀鐲》,銀手鐲在回族中是孝的象徵,表演由幾位回族姑娘通過舞蹈表現出回族女兒對美好的追尋。不過這些表演在筆者兩次參觀時都沒有看到。

「中國故事」中的中國少數民族論述

在上述寧夏小屋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 「中國故事」文化論述的數個特點。首先是在國 家的論述之中,每個少數民族都是一個統一的整 體,被表述爲有共同的文化,內部的分異在對外 的表述中被減到最少。這樣的原因可以溯源到國 家話語下對民族的分類:中國共產黨在立國後, 識別了54個民族(後增至56個),當中九成人口 爲漢族,其餘一成爲少數民族,每位中國公民的 身份證明中都會列出其所屬的民族身份。這樣的 民族分類是建基於蘇聯的民族分類形式,根據史 太林的定義,一個民族有四個條件,分別是共同 的地域、語言、經濟及精神本質。根據這個定 義,我們就可以理解到爲什麼寧夏小屋的展示主 題是「回鄉風韻」,表現出這種民族的地域性及 統一性,也可以明白爲什麼阿拉伯文必需是展示 的一部份,因爲要表現出回民擁有的共同語言。

從另一方面來說,國家透過「中國故事」 展示的公開論述,表現自己的民族分類及將全中 國的民族,無論是寧夏小屋的回族,上海、北京 等小屋的漢族,還是回歸的香港、澳門的港澳同 胞,都納入國家的體系之中,並確立一種「中華 民族是一個多元一體格局」的官方表述。可以說 是一個國家建設文化認同的一部份。²

在這種國家的論述之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心和邊緣的對比。一方面是佔人口九成,擁有更佳社會資源的漢族,一方面是人口不足一成,位處社會邊緣的56個少數民族。「中國故事」的30個小屋把這種對比表現無遺:從「中國故事」文化展示區的地圖(圖十一)可見,這些以少數民族爲題的場區大都位於奧運公園的邊陲,離奧運場館及地下鐵站較遠,例如寧夏小屋和一旁的新

疆、青海、西藏小屋就位於北部場區的最邊緣位 置。

這些邊陲的特徵正正和現實的情況一致。以 少數民族爲題的10個小屋大多位於經濟環境落後 的內陸省份,位處地理位置及經濟上的邊區。在 地理位置及經濟上的中心區域的沿海地區及直轄 市則鮮有以少數族裔爲展示主題,而是以展示當 地的民間技藝爲主,可以說某程度上把這種民族 的論述和經濟發展程度的隱喻扣在一起。

中心和邊緣的對比可以反映出兩者不同的隱喻傾向。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指出,當代中國的民族論述中有三個對少數民族的隱喻傾向,一個是性別的隱喻,邊緣少數民族是女性,中心的漢族由男性代表;第二個是教育程度的隱喻,少數民族以小孩爲代表,中心的漢族由成人爲代表;最後則是歷史的隱喻,少數民族代表落後的古代,而漢族則代表現代性。3

這種隱喻在「中國故事」的展覽中不時出現,其中最明顯的是性別的隱喻,在以少數民族爲展示主題的小屋都有穿上民族服飾的女性和觀眾合照。以剛才所提及的寧夏小屋爲例,就不乏穿上傳統衣服的女性以滿足人們對少數民族的想像,這種情況在其他小屋就更爲明顯,在新疆及廣西小屋可以看到有穿上民族服飾的歌舞表演。

歷史的隱喻亦同樣重要。中國共產黨基於馬克斯的理論,因為生產方式的不同,將少數民族視為過去文化的殘存,這在小屋中亦極為明顯,在寧夏小屋參觀時,觀眾及小屋的數位講解員都不時形容這些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項目是古時流傳下來的「活化石」,這種描述都表現出一種時空的對比,少數民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古時留下來的「活化石」,而漢族所展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則是一種技藝。

在參觀的過程之中,筆者強烈感到這種隱喻的論述方法形成一種他者化的後果,把漢族和少數民族對立起來。在筆者參觀其他小屋時,發現有關少數民族的小屋的工作人員特別繁忙,因為他們忙於和參觀者合照,大部份的參觀者都喜歡他們身上穿著帶有異國情調的民族服飾,這在其他非少數民族主題的小屋是鮮見的(在其他小







屋,參觀者較爲關注展品)。透過這種異國情調 的觀賞,漢族參觀者不僅產生一種外遊的感覺, 更產生了一種對比,就好像文中開始時描寫的小 朋友一樣,把少數民族視爲一個和自己不同、可 供參觀的他者,加強了兩者的距離感。

那麼在小屋工作的少數民族成員又如何回應這種官方論述?在筆者去北京工作前,曾經閱讀過Maris B. Gillette 的Between Mecca and Beijing一書,當中談論到西安的回族,並不是被動的接受官方對回族落後的論述,而是主動透過不同的消費來表述他們的現化性,挑戰官方的論述。4在「中國故事」寧夏小屋中,筆者也看到類似的表述,在筆者參觀寧夏小屋時,負責講解的是一位年約四十、會說廣東話的回族人,他不單介紹了小屋展覽的內容,更說起了他對這個小屋的一些看法。他認爲這個展覽是一個對外表現回族的光輝文化及先進一面的好機會,他談起了回族醫療等在現代社會的作用,又表示爲自己身爲回族一員而自豪,可以說是對官方論述的一個回應。

邊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北京奧運會的最後一天,我們香港小屋 和其他小屋的一眾工作人員來到了北京的一間酒 店參加大會舉行的「難說再見」晚會。在一個下 午的活動之中,有兩個有趣的地方:在座位安排 上,以少數民族爲展示主題的省市的工作人員大 都是坐在場地的旁邊位置,和他們在國家地理及 經濟上的邊緣情況一樣;但在台上少數民族在表 演中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近半的表演都有他 們的參與,好像寧夏小屋的十多位回族衣服打扮 的姑娘就和湖北小屋的武當弟子合演了一場歌舞 表現。

這種台上台下的對比可以說是這個「中國故事」的少數民族表述的一個總結,在這個展覽的官方表述之中,少數民族的邊緣性一方面表現在

場地安排上,把他們置於較爲邊緣的位置,另一方面又強調他們的不同及文化的可活化性質,以滿足國家他者化的需要,及參觀者對異國情調的參觀需要。

但也正正是這些人口不足十分一的邊緣民族提供了三分一以上的小屋及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豐富了「中國故事」的展覽。正如Dru C. Gladney指出,這些少數的羣體爲中國提供了對外展示的「文化資源」(cultural capital),及形成了一種中國文化的展示,建立一種想像的國家認同。5從這一方面來看,沒有邊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論述就沒有了中心的論述,這亦可以說是國家展示非物質文化遺產中不可輕視的一部份。

註釋

- 「《中國故事》,第2期,2008年8月11日。《中國故事》報由北京奧組委和文化部主辦,在京奧期間向各參展小屋作內部發行,每兩至三天一期, 共八期,內容主要報導相關領導人參觀「中國故事」的新聞及介紹各小屋的展品特色。
- ² 有關官方對民族的定義,可參看費孝通主編,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 學出版社,1999)。
- ³ Stevan Harrell, "Introduction: Civilizing Projects and the Reaction to Them"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ed. Stevan Harrell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4), 3-36.
- ⁴ Maris B. Gillette, *Between Mecca and Beijing: Modernization and Consumption among Urban Chinese Muslim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⁵ Dru C. Gladney, "Representing Nationality in China: Refiguring Majority/Minority Identit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 1994: 92-123.



